

兵戰鬥故事

東北書店印行



民 兵 戰 鬪 事 故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目 錄

不放一槍的勝利·····	(一)
地雷的秘密·····	(六)
李殿冰的雀戰·····	(一六)
民兵英雄路玉小·····	(一九)
一彈彈的人王——徐力強·····	(二一)
藍瓦和他們的游擊隊·····	(二四)
神槍手安全福·····	(二九)
爆炸大王李勇·····	(三一)
青年游擊小組長賈玉·····	(三二)
艾崗田區的民兵·····	(三四)
大澤田區的地雷戰·····	(三八)

不放一槍的勝利

（晉察冀民兵故事四則）

一

平山樹家岩偽軍班長，帶隊員一名，進平城去。

我們一個民兵中心隊知道了，就調游擊組員八名，埋伏在西冶村西。

下午，偽軍班長和他的夥伴從城裏回來，走進埋伏圈，中心隊長一聲號令，組員齊出，就把兩個偽軍從驢上拉下來拉掉了。

這回，沒打一槍，奪大槍兩支，子彈一百六十發，還有吃的一大堆。

二

I 滿城一個游擊小組，七個人，出發打堡壘。

他們派了兩個人，在堡壘門口吊橋邊埋設地雷，監視敵人，敵人要中動，就拉地雷火線。

他們又派一個人，監視另一個堡壘上的敵人，要出動就打手榴彈。還有四個人，偵察好道路，就爬過偽村公所，抓住了個鬼子的：「鬼子抓來的人，拉來的牲口，搶來的鹽在哪里？實話！」聽差的給他們說了，他們就放了被抓來的人和牲口，搬回了從多敵人搶來的東西，一槍沒打大勝而歸，後面堡壘上的敵人，還亂放槍砲，歡送他們。

三

一九四四年九月，安國縣民兵英雄劉通，帶領四個民兵打保定去。他們在保定城外一個小村住下，細密的偵察了三天；第四天是星期日，街上敵人多，他們休息了，第五天開始動作。

他們五個人進了城，天氣還早，便在城牆根的防空洞裏隱蔽，天很晚了，人靜了，他們從洞裏鑽出來，三個人奔進警察所，二個人跑向東門，解決了城門上的崗哨。

警察所裏，警察正睡的爛熟；他們三個人，一伸手，把牆上掛着的五支大槍拿到了手，有個傢伙好像聽到了動靜，一翻身，劉通馬上用快槍比上了他的腦袋，那傢伙挺乖，馬上又呼呼的打鼾了。

他們出了警察所，沒幾步就到了東門，門崗解決了，還得了門崗一支大槍，五個人帶着六支大槍，飛快的溜出了保定城，從動手到出城不過四五分鐘。

城樓上駐有偽青年自衛團三四十人，砸門的聲音驚醒了他們，可是等他們下來查門的時候，劉通

早飛出幾里地了。

這回勝利鼓勵了民兵們，隔了些天，他們又打算第二次打保定。

陰曆九月二十頭，劉通帶着全隊游擊組員們出發，到保定郊外，正趕上偽清苑縣長，帶了三四百偽軍出來搶糧，他們不好活動，劉通便打算不幹了，回去以後再來，可是有的民兵沒到過保定，想進去看看，臨時大家就決定：上保定南關，抓一個偽軍醫官，這傢伙就住在南關的。

黃昏時分，五個人進了南關，兩個空手的同志，一個揀了一塊磚，一個裝上兩袖筒土，別三個都帶了短槍，剛進街口，一個偽治安軍騎着自行車迎面闖來，劉通一伸手就活捉了他，教育了一頓，把他放了，走進那個軍醫官住處時，那人不在家，他們就搜出一部份藥品，一架收音機走了，臨走的時候，劉通告訴那偽軍醫官的鄰居：

「我們是八路軍，劉通在城裏被捉，他失信了！」

他們隨隨便便進保定南關，保定全城都被鬧的一場糊塗，老百姓高興，敵偽軍慌張……

四

定唐縣有個民兵戰鬪英雄，郝小鎖，本領大的神出鬼沒，捉漢奸特務是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被他捉到的有幾十個，附近幾縣的漢奸特務一聽到他的名子，就連骨頭都酥了，害怕的不得了，因此他們送他一個別號叫『老妖怪』，並且在開玩笑或是賭氣的時候都這樣說：「你這傢伙就只有老妖怪能治你！」或者說：「我要不好，叫我碰上老妖怪！」

從前就算有過飛簷走壁的好漢吧，可是我們的老妖怪還能够在開的很快的火車上跳上跳下，像弄着玩兒的一樣。

他想光捉特務和漢奸還不帶勁，總得捉他幾個「日本」才妙。附近砲樓和據點裏的「日本」很少，就是有也難得一個兩個出來。他想到火車上一定有。於是，有一天，平漢路的客車開的很急的過來了，「空々々々，空々々々」的鬧得人頭昏，帶來的風也很大，幾乎叫人在鐵路旁邊站不住。可是說話之間，化了裝的老妖怪一個縱身早跳上了火車。他連開了兩個車廂的門，都是普通的乘客。摸到第三個，那是二等車廂，裏面有幾個「皇軍」打扮的「日本」就坐在門口。他學會幾句日本話，就問坐在最靠近邊的一個道：

「尼哄得斯嘎？」（你是日本人嗎？）

那個人回答：

「尼哄得斯。」（是日本人。）

他就笑迷迷的把手一招，意思是叫他出來說幾句話。那個「日本」就出來到門外。老妖怪突然抽出手槍向他一比，那傢伙嚇得橫退了兩步，他就逼上幾步，等他退到了車的邊沿，乘勢把他向火車下面一推，跟着他自己也輕輕的跳了下去。等到他把他從地下拉起來，火車早開遠了。

「開路開路的！」老妖怪做着手勢對他說。

那個「日本」却突然對他哀告道：

「先生，你叫我到那兒去啊？」

老妖怪很失望，他媽的是個假「日本」，當漢奸真無恥，什麼都幹得出來。
此後，北平、天津，以至於南京、上海，都傳說八路軍來去無踪，真正能够飛簷走壁的故事。

地雷的秘密

（晉察冀民兵地雷戰十則）

一 「皇軍」發脾氣

敵僞一百多，到嶺上修砲樓，却見路旁插了一面旗子，上面畫了一幅漫畫，還寫了好多字，都是罵「皇軍」的。

「堂堂的皇軍」發了脾氣，把旗子一扯，好！我們埋的地雷拉火線正綁着旗子，於是，地雷響了，兩個「皇軍」死了，六個「皇軍」傷了。

二 「皇軍」又發脾氣

冀中一個村裏，大街牆上掛了塊木牌，上面寫着「歡迎僞軍反正，」一隊「皇軍」走過，一見就發脾氣，狠狠拔掉木牌。

但是，木牌後面牆上也安了個地雷，於是又死了十多個。

三、「皇軍」再發脾氣

八月，靈壽民兵打敵人去。

敵人追他們，他們就退到一個高地抵抗。

敵人衝鋒衝到半坡上，看見高地上，爬着幾個民兵，勁頭更大，一股勁就衝上去了。

民兵早跑了，高地上滑的是兩個草人，都是臥射姿勢。

「八個牙魯的！草人還攆着挎包哩！」敵人大發脾氣，用皮靴踢草人，用手狠狠的扯挎包，當然沒有問題：地雷又響了，幾個傢伙炸成了肉醬。

四 席子下的秘密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敵人到完縣塔坡修堡壘，我們的爆炸小組就跟着去偵察。

九號，偵察好了，知道敵人每天要派十多個人到坡頂放哨，晚上才撤回去，哨位上鋪一領席子，是給「皇軍」坐下休息的。

晚上我們爆炸小組就在席子下面埋了三個「秘密」。於是，第二天放哨的「皇軍」坐到席子上，下面的地雷就爆炸了，「皇軍」死傷九個，修堡壘也就誤了好久。

五 仙人脫衣

冀中安平縣一個民兵，造了個大地雷，又造了個鐵片罩子，像鋪鐵罩子一樣，把地雷罩的好好的，罩子裏面聯着地雷的拉火線，安排好了，就把這傢伙端端正正擺在汽車路上。

這民兵把這地雷叫做『仙人脫衣』。

敵人見了，就把它搬進安平城營房裏放着，一時參觀的人擁擠不堪，都來研究這個地雷的構造，而且大家還爭論着哩！

誰也研究不出來。最後，一個聰明的小隊長說：

『打開看看！』

地雷被打開了，也就炸開了！二十多個敵僞隨着飛得沒影沒踪，那位給地雷『脫衣』的『皇軍』，也真的作『仙人』去了。

六 真假雷

有條大道緊靠河槽，我們民兵把地雷埋在河槽裏，偽裝得很好，一點看不出來；另外，却在埋雷的河槽旁邊，在大道上也挖了兩個坑，上面撒了些土，偽裝了一下，隱隱看去，好像埋了雷的樣子。

敵人順大道走來，見了兩片新土，大囑有地雷，趕緊在新土周圍用粉筆畫了兩個圈，隊伍就從河槽邊去了。

這還不倒霉嗎！真地雷就炸開了。

敵人收拾收拾死屍和血，又往前走。忽然前面大道和河槽裏，盡是粉筆畫的圓圈，七八個十來個，數不清，有的是前面畫的「皇軍」畫的，有的大約是土八路搗的鬼。但是沒辦法！鬼知道那個是真那個是假？算了！乾脆靠大道邊和山坡根走吧！可是，山坡根埋的真地雷却又開了花。

往後，敵人巧了；他畫圓圈都帶上暗記，別人不知道的，他娘的！有一回他們真圈上了我們兩個地雷。好吧，敵人走了我們把地雷取出來，埋在旁邊，他們畫的圓圈還讓他畫着，於是後面的「皇軍」又上了當。

七 草木皆雷

敵人走河東大道，盡碰地雷，就走河西小道吧；頭一回很平安，可是第二回，我們的地雷長了腿，河西小道也踏響了地雷了，順手向路旁拔根高粱桿玩玩吧，地雷也響了；到地裏拔個蘿蔔吃吧！地雷却在蘿蔔底下飛起來了。

敵人走到河槽裏見前面地上有一頂草帽一個挎包，這大概是八路軍工作人員丟下的吧！哈哈！勝利品！剛拾起來，下面的地雷又響了。

敵人走進村，又渴又餓，却找不到一滴水和一粒米，連雙筷子都找不着，忽然，發現一個大北瓜，剛剛拿起，地雷響了，又發現地上擲着一個破瓢，用腳一踢，地雷又響了。

敵人想進房子裏休息去，剛推開門，地雷響了，原來火線聯在門門上。推窗子進去吧！手榴彈又

爆炸了，它的拉火線是聯在窗門上的。

八 快槍幫回忙

游擊組員們正在土坡上，看見一大隊鬼子，搖搖擺擺的順大道走過來了。

眼看着敵人走到了第一個雷坑，卻很順當的過去了，怎麼回事呢？雷沒炸！

游擊組長急了，就帶兩個組員，衝上接近敵人的第一道山樑去，這裏離敵人只有百十米遠。

敵人又走過了一段夾道，前頭有幾個穿便衣的，也走過了第三個雷坑，沒有炸。

游擊組長真急了，端起快槍就向行進的敵人瞄準。

隨着他的槍聲，一個鬼子倒下去，又連着兩槍，大隊就亂了，把夾道擠得滿滿的，也就把地雷踏

翻，路上湧起一團黃沙，升起一股濃煙。

後面的鬼子看到前面地雷炸了，就往右邊河灘跑；一道土堤的缺口通過河灘，鬼子拚命的向這缺

口擠，於是，又是一陣響聲，地雷又炸了。

九 連環地雷陣

從山西到河北有條大道，中間一段四五十里地，兩邊都是陡立的山，夾在中間的道路，不過丈數來寬，灣灣曲曲。走在道上，抬頭望天，只有丈數寬的一條線；低頭望地，盡是石頭塊，見不到一根草一片水；四五十里地還見不到一家人家，真是個窮山溝！只是從西往東快出山溝的時候，忽然出現

一塊寬敞地勢，北面陡山崩了一大塊，半山腰石頭縫裏擠出來一段很小的泉水。流到地下，積成二個小水坑，水坑前面，有十來株小樹，樹前樹後亂堆一些大小石塊，緊靠樹的東面，一片三四分地大小的沙子地，是這山溝裏唯一平坦寬敞好地勢。在這對面陡山也往後靠了些，一片六七分地大小的沙地也比較平坦，只是上面有很多石頭子，這兩片地方，就是東西往來行人歇腳喝水的好地方。

一九四三年秋天，敵人掃蕩邊區，這條窮山溝，居然成了「皇軍」大隊人馬往來的交通大道，調兵遣將，運送糧食、子彈、傷兵。都從這裏通過，來聯系山西孟縣和河北平山；那片山溝裏的小寬敞地勢，也就是「皇軍」來往休息的場所了。

這回敵人「掃蕩」這條山溝的一路，照得挺兇；過山遍野過村轉，白天黑夜不停的轉，頭一個月，我們民兵除開埋幾個地雷，找個空子放兩槍，殺傷有數幾個敵人以外，沒什麼大活動，民兵們很難受，到十月初頭，好了！敵人住下休息整頓幾天。民兵們就都從山河裏岩壁裏鑽出來了，大家商量，要鬧個大勝利。

怎麼鬧呢？二十來個民兵，還要站崗放哨掩護全村老鄉，要偵察，又要打仗。商量的結果：還是請地雷出發十家裏留五個人，山溝東西兩面各派三個人偵察，剩下十來個人埋地雷去。

頭一天敵人三百多從平山回孟縣換防，過山溝，地雷沒埋上，民兵緊跟着這股敵人，離他們三二里地，也從東往西找地勢埋地雷，但是，敵人老是一路走，引路的幾個奸特務，埋上也頂多炸三五個人，沒意思！於是就找到這山溝裏那塊小平敞地方打主意。

敵人是想要在這裏休息的，他們總共只打算埋五個地雷，却只有兩個踏板一蹬就響的，別的三个是

要拉火線的，地勢却不便於拉火線，大家捉摸了一陣，終於把地雷的地勢選擇好了。

半夜，西邊偵察組回來了。從西邊孟縣沿村送來的情報：鬼子二百明天出發到平山，半夜裏大家齊出動，天半明就把地雷埋好了。

敵人出發得早，從孟縣坐一段汽車才步行，剛晌午，民兵們吃過早飯才走到山溝邊陡立的山頭上，西邊情報說：鬼子來了，那幾個還沒吃飯的，也不回去吃了，大家各找地勢掩護起來，看勝利。

一長串鬼子來了，不錯，就在那寬敞地方休息，有個隊長還向隊伍講了幾句話，叫十幾個漢奸特務先到那十幾顆小樹傍邊看了看，大概是看看有沒有地雷，山頭上的民兵却高興了。樹旁邊就有兩個大地雷，但是拉火雷蹬上去不響的，怎麼會發覺了呢！一會，一聲口令，二百多『皇軍』散開了，往北邊那片平坦沙地坐的，往水坑裏弄水喝的，靠樹前邊石頭坐的……於是，不知那一位『皇軍』，在平坦的沙地上踏着了那個大地雷的雷雷踏板，雷響了！人倒了！沒翻倒的人趕緊慌亂的往小樹那邊擠過去，可是樹旁那兩個大號地雷的拉火線是連在剛才響了的那個踏板上，那個雷一炸，這兩個雷的火線也就被拉緊爆炸了，鐵片，石頭片飛開來，樹也連根飛了，一齊往人身上打……，有些『皇軍』連影子也找不見了。

隊長急了，他沒坐下休息，趕忙往前爬出一二百米遠。直到雜亂的煙霧消顯了，他才爬起來，吹一聲哨，抖抖索索的向南邊那個平坦地勢走去集合。

剩下的『皇軍』，不過百十來個完好人了。大家麻木的爬起來，灰塵也來不及拍掉，真明其妙的

去集合，但是，正在向右看齊的時候，不知那一個又躍上了另一個踏板雷，接着連結的拉火雷也響了，於是！又是亂七八糟一片……

民兵們看得高興極了！要不是怕暴露秘密，他們真會在山頭上鼓掌叫好哩！

十 搬木頭

在一九四三年，敵人「掃蕩」邊區的時候。

敵人一大隊人馬，駐在阜平城附近，阜平老百姓堅壁清野，連飯也吃不上，還得常常從東面運糧食和軍火來。

敵人修了汽車路，汽車從曲陽直通阜平；但汽車可不大好走，不是民兵和老百姓破壞了，便是埋雷，「皇軍」大大的沒有辦法的！

這天，敵人七輛汽車又從曲陽往阜平走，都是大汽車，五車糧食和軍火，兩車鬼子兵。他們從天半明出發，繞灣子，搭木板，到下午二兩點，走了不到二百里地，離阜平城還有四十來里。還好！總算沒挨炸，開一段快車吧！

開着開着頭一輛停住了，後面的也不得不停。原來前面汽車路上橫着好幾十根大木頭擋了路，繞灣吧！沒法繞；路南邊是水渠，路北邊是地埂子。

「皇軍」們都下來了，囑咐半天只有一個辦法：搬木頭。坐汽車又沒帶民伕，「皇軍」們只好自己下手。

「皇軍」自然知道：木頭底下土八路埋了地雷，就讓汽車後退，十幾個「皇軍」費了很大的勁，把幾根繩結起來拴在木頭上，大家離木頭三四十米遠，爬下用勁拉木頭。

於是，「轟」的一聲，第一根木頭被拉動了；「皇軍」笑哈哈，又拉第二根，這根離第一根有十多米遠；又費了很大的勁拉動了，可是沒有響，奇怪！第二根下面沒有地雷！

又拉第三根，第四，到第七根還沒有地雷。大概完了吧！這樣拉太費勁了，第八根就不拉，大家搬吧：搬了一根也沒有雷，第九根就有一大堆人搬，但這根下面有秘密，一搬爆炸了，「皇軍」傷亡十個。

還得用繩子拉，這根大概沒有了吧！靠近些拉省勁，嘿！沒想到下面地雷又響了，傷亡了三個人。

於是只好再離這些垃圾起來，十一根，十二根……直拉到三十來根，一個地雷也沒有；天黑下來，「皇軍」也累壞了。眼看只差三根了，有個「皇軍」隊長，就下令大家快把拉動的木頭搬到路旁邊去，然後動員大家拉最後的第二根。這是一株大樹，剛從大道邊倒下來不久的，大概不會是土八路放的，不至於有地雷，幾十個人來搬，可是，好了，這幾十個搬大樹，沒剩下一個好人，沒死的也受了傷。原來大樹下面，我們民兵埋了一套子母雷，大號雷響，和它連着的七八個小雷也響了，汽車路炸了一個好大的坑。

◎ 好容易把最後一根木頭搬開，汽車把死屍，傷號裝上，把路平平開走了。以為這下總算過了危險境，可是，第一輛汽車剛走過最後那根木頭不過十來米遠，又被炸翻了！

第二輛打算從路南淺水坑裏繞過去吧！這地勢能繞了。那想到又被炸翻在淺水坑裏！慢慢把第一輛炸壞了的收拾好，第三輛再順汽路開走，過了第一輛被炸的地方，第三輛又挨了炸，翻了！

一場糊塗……

「皇軍大大的沒有辦法的！」

李殿冰的麻雀戰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掃蕩晉察冀邊區的敵人從曲陽范家莊出發，路過計都石，向下高兒前進，李殿冰就帶着他的游擊小組，跟着敵人屁股後面，追打敵人。

李殿冰是曲陽石門村人，家住石門的附村尖地角，是邊區頂頂大名的英雄。這天當他領着游擊組員，進到下高兒的時候，敵人却又向寺兒溝去了，他們就爬上寺兒溝的東嶺，一看，敵人就在二百米遠左右對面半山坡的窄路上走，黃雜雜的百多人，三十來個牲口，路很仄，不好散開，又沒隱蔽，這下正好打嗎？游擊組員們眼紅了。

李殿冰佈置好側翼的警戒，計劃了道路，掩蔽好集合點，就下命令：

「用排子槍突然打擊敵人，讓鬼子找不着咱們。來，正確捕準每人射一個！」

槍聲齊發山谷震蕩起來，眼見鬼子死了五個，但是等敵人尋找槍聲時，李殿冰的槍却休息了，敵人找不到目標，慌忙爬過稜，躲在黑溝裏不敢動，李殿冰他們也馬上轉移到黑溝去。

等他們爬到黑溝敵人側翼的山上，溝裏敵人大隊走了，只剩下十二三個後衛，他們就更爬向前，爬到離敵人只一百米的崎嶇山坡頭，李殿冰一掃準，一槍又打死一個鬼子，鬼子亂了，喊大隊回來，大隊却早走了。

鬼子等不上援助，只好用電線胡亂纏了付擔架抬死人，敵人太驚慌了，把擔架抬到李殿冰佔的山頭上來，李殿冰又是一槍又打傷了一個，敵人丟了擔架就亂跑，游擊組趁這機會，又揍傷了五個敵人，還得了兩支三八大槍。

這真是好買賣！賺了一回，人們癩頭更大，就再幹第二回。

那是十天以後，計都石的敵人向范家莊撤退，李殿冰帶領人馬，一共人槍各四，從計都石村邊衝上北山。

登高一望敵人大隊已經到了范家莊，後面只剩些後衛和運輸隊了，他們便下到半坡，逼近敵人，隱蔽在莊稼地裏，人都分散佈置好，等李殿冰發命令。

「打鬼子撤退的尾巴，正好打。」李殿冰眉頭一皺，摸摸自己烏亮的槍，却見一個帶禮帽的翻譯官在河灘拐着走，他向別邊一個組員說：

「看我打這狗入的禮帽！」他瞄準，槍響，禮帽落，漢奸倒地死了。

「好傢伙！」旁邊那個組員叫起來，也端起了槍打死個偽軍。

接着，四支槍同時叫喚，敵人又倒了三個。

敵人亂了：牲口四面跑。人馬遍打滾，後來才用三挺機槍掩護追過來；但是等他們爬上山頭，游擊組却一個也見不着，這怎樣回事？偽軍們在山頭上叫起來：「好飛毛腿！這東西們會飛簷走壁哩！」

游擊組員却並沒有走遠，都爬在隱蔽處暗笑，等敵人剛撤下去，他們又上了山頭，掩護民兵們打

掃戰場了。

這回買賣更好：得子彈十四排，鋼盔一頂，手榴彈兩枚，電綫一駄，三個驢和驢上駄的麥、衣服、氈……等等。

民兵英雄路玉小

這個故事是晉綏邊區的。

在崞嵐五寨民兵檢閱大會上，路玉小被選爲兩縣模範民兵中隊長，在大會上掛了紅牌，許司令員親筆寫信給他，獎了一百塊錢，六團也獎了他一套軍衣。「向路玉小看齊！」的口號，成了所有民兵中隊長共同努力的目標。

路玉小今年才二十三歲，家中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姐姐，以前他做過兒童團長，青聯主席。對工作一貫積極負責，經過幾年的堅強鍛鍊，他已成了一位勇敢，機警，善於組織羣衆，富有鬪爭經驗的
英雄人物，他在本村當民兵中隊長時，一月曾打了六次勝仗，獲得了模範村的稱號。

今年四月間，區上決定調他到另一個村莊去，這村是根據地的門戶，是敵我鬪爭最尖銳的村子，這個村莊鞏固了，後面就會減少許多顧慮。他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這一任務。臨行前，他召集本村民兵開了一個會，鼓舞大家！要英勇的戰鬥下去，保持模範村的榮譽，所有的民兵都哭了，羣衆向區上要求：「不要調走我們的路玉小。」他向大家解釋：「我到前面更能幫助你們。」走了一個月後，本村民兵去看他，回來的人說：「玉小太辛苦了，人比以前瘦了。」

他到新的工作崗位未及一月，全村百十戶的大人娃娃，都認識了路中隊長。過去，因爲敵人的騷

擾，該村羣衆會受過很大的損失，他到後和青年村長石玉璧建立山頭哨，兒童哨，耐心的向羣衆解釋自己保自己的道理，民兵的光榮和重要。他到該村的第三天，敵人出擾，他帶了一支步槍和幾個民兵，向野蠻的敵人開了槍，敵人遭了意外的打擊，倉惶逃竄，搶救回來三個婦女，四頭耕牛和四個肥豬。以後連打了七次勝仗，他的威名馬上傳遍了各村。

路玉小經常率領民兵到敵佔區去活動，他用幾夜的功夫，捉獲了一個羣衆最痛恨的漢奸，敵佔區羣衆還經常請他帶領民兵去鎮壓漢奸和土匪的活動。

他和羣衆密切的連系在一起，對民兵的愛護和教育更爲周到，他說：「民兵比我的親兄弟還親，因爲我們是在一起共生死的呀！」民兵對他分配的任務，從來不講一點價錢。除過戰鬥外，他們還組織在一起生產，互相幫助，有困難時，大家用集體力量克服，羣衆把民兵看成了自己的救星，人們熱愛路玉小，熱愛民兵，路玉小病了，羣衆白麵豬肉送給他吃。青年婦女們給民兵縫着結實耐用的子彈袋，富有的人家自動拿出糧食來，幫助民兵解決困難，每次戰鬥後，羣衆自動做好肉菜油糕來慰勞路玉小和他領導的民兵，路玉小自己更深深的體驗到爲羣衆戰鬥的光榮，他說：「爲羣衆而死，我是光榮的！」

「擲彈筒大王」徐力強

徐力強今年二十九歲，油黑的臉上，有了很深的皺紋，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一個淳厚的工人。他在民兵隊伍中，有着很高的威信，隊員們都這樣的稱讚他，「老徐是有能耐的人，作事靠實，打仗有辦法。」

一天，他開會回來，一聲不響的拿着一條毛口袋，擗了一口大破鐘。人們見他這樣兒都覺得奇怪，隊員們向他玩笑般的打趣着：「老徐要修廟當和尚啦！」他笑了笑，立刻又沉入深思裏。

一整下午的時間，他都是伏在桌子上，邊想邊畫着圖樣，到晚上熄燈的時候，老徐才帶着笑容，走出自己的屋子，他的右手裏，拿着一張白紙，誰會想到呢，半天的時間，老徐却在紙上畫了一張精細的擲彈筒圖樣。老徐說：「正規軍使喚機槍、擲彈筒，咱畫了個擲彈筒圖樣，也來造兩個，開開洋葷。」

第二天上午，老徐從附近村子裏，找來了三個鐵匠，將他們領到一座孤院裏，開始了製造擲彈筒的工程。起先不讓人看，把大門關得緊緊的，開始製造時真難呢，首先是鐵匠不願意做，怕白費工夫做不成，都說他「吃完飯沒事幹，拿錢來開心」，他聽了又氣又惱，但爲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只好慢慢耐心解釋，而且告訴他們，不管打成打不成，打一天算一天工錢，這樣鐵匠才願意照辦。可是，第

一天動工，鐵匠不會照圖樣工作，打到半夜，什麼都沒弄成。第二天只好讓鐵匠休息，自己再作進一步的研究。經過一天一夜細心的研究，用泥做了個模型，到第三天下午再次開工，他親自幫助鐵匠搗筒子，製零件，又過了一天半的時間，東拚西湊，才算完成了一個擲彈筒。這時老徐真是說不出的高興啊！門也打了開，鐵匠們看着這新的玩藝，也覺得很有興趣！

消息像一陣疾風，馬上傳遍了全村。大人、小孩、男人、女人，聽說造了「筒筒砲」，都向孤院裏跑，一時把這個小院子擠得沒有下腳的地方，大家一面細玩「筒筒砲」，一面看着老徐，七長八短的議論起來，年青人要求馬上試驗一下，老徐也想顯顯四天四夜工作的成果，立刻答應了，當第一彈發射出去震天價，當場大鼓掌的時候，老徐却潸然流下一行熱淚，擲彈筒上已出現巴掌大的窟窿。

這次試驗，給老徐很大的刺激，但是沒有灰心。他說：「下次再打，一定要打好，什麼時候火燒到家，鐵熱了，筒子造得光光的，零件打得合合適適的，才甘心。」

幾天過去了，他親自伴着一個鐵匠，把一口破鐘，打成了三個擲彈筒。這次他可高興極了，笑謎謎地說：「保險他耐用，打×百米達速，×十米達的威力圈。」

他馬上得到了八專署的獎勵，且資助他炸藥和廢鐵。他幹的就更起勁了。

八月初，敵人出來搶糧，他領着十幾個民兵去打敵人，戰鬥開始非常激烈，徐力強領着四個民兵伏在第一綫上，不到一小時，打垮了敵人三次衝鋒，神槍手嚴光樹會一彈打死了兩個敵人，打傷了一個指揮官，敵人不敢再衝了，集中火力轟擊第一綫，徐力強轉移到新的高地，架好擲彈筒，瞄準一彈，正中敵人陣地，五個鬼子被送回老家了。

這一來，把敵人打得頭昏眼花了，一個個指揮刀的鬼子，站了起來，打着自己的嘴巴，大聲叫道：「大大的便衣八路軍，開路的，開路的。」敵人那裏知道我們的民兵英雄徐力強還能自造擲彈筒呢？

一九四三年八月

蓋凡和他的游擊隊

一

一九四三年二月：

在北方，四野裏仍然是一片蕭條，但春風已帶着殘冬的涼意吹拂着了。這時，我們的部隊下了平川，活躍於敵據點之間——敵人所謂「治安區」裏。所有的敵佔區，都正在鬧着糧荒，因為糧食被敵人搶光了。就是素以豐饒著稱的清太徐三角地帶也被饑餓、貧困統治着。雖然這樣，老百姓還是拿出他們僅有的一些好東西來歡迎着我們的隊伍。他們在敵人的壓榨下喘息着已經六年了，見到祖國的隊伍，就像媽媽見到了久別重逢的兒子一樣，向隊伍傾吐着六年來壓抑在胸中的痛苦。就在離據點四五里的村莊，老百姓自動集合起來開着大會。

✱

✱

✱

✱

偽軍向中隊長報告：「老八路下來了！」

「八路的，大大的有！」日寇的哨兵在換哨時互相警惕着。電話綫被割斷了，碉堡被封鎖起來，敵人向着初春的無夜的夜風中，漫無目的地亂放槍，一連幾個晝夜不睡覺。

蓋凡來了。

他是太原×區的人，是這塊三角地帶人人稱贊的農民領袖，當三十七年晉綏軍從這裏退去以後，曾經領導着本村的青年們建立一個地方游擊隊，但是終於因為勢孤力單，不久就解散了。這以後的幾年中間，他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和日寇拚個你死我活。他思念着中國隊伍的到來，並且他相信一定會來的。果然我們的隊伍到了，住在離他家五十里的地方。他黑夜裏穿過幾十個據點，來尋着八路軍。

「我是太原縣×區的老百姓。」他向大隊長說，粗壯的手緊緊握着拳頭：「我們那兒的老百姓都活不了啦，吃的早就沒有了，不打日本早晚也是死，打呢，還能活上幾天。請你們借給一條槍，我們就可以幹起來了。」

大隊長答應了他的請求，並告訴他如果有需要軍隊幫助的地方，一定盡量幫助。

「不，我們有辦法，我們有了這一條槍就可以搞起更多的槍。」蓋凡堅決地回答着。說完，他就扛上那一支六五步槍，大踏步的回去。

×

×

×

王岱山是第一個參加蓋凡的游擊隊的。

王岳山是個小學教員，幾年來苦難的渡過了敵人的五次「強化治安」，他機智的不斷的警惕着，不敢在村裏睡覺，一到黑夜就捲起行李到野外去露宿，忍受着風吹雨打的苦楚（這樣生活是敵佔區一

些不願給日本鬼子做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的一般生活方式)，沒有被敵人「強化」了去。但是在四二年十月間敵人又來了一次「新國民運動」，想從思想上進一步的統治和奴役中國人民。敵人也就不用新名義的名義拘捕了當地的知識份子（敵人認為知識份子危險份子），捉來送到關外撫順煤礦去做工或被殘殺。王岱山是敵人注意的人物，幾次的捕捉他都巧妙地逃開了。

蓋凡和他商量了好幾次，他們決定要自己組織起來，只有這樣才有活，才能避免敵人的殺戮。

三

自從蓋凡借了槍回來，不上幾天，附近幾個村子的青年就來了十幾個。人有了，缺乏槍，怎樣去搞槍呢？大家都思慮着這個問題。

三月初的一個夜裏，蓋凡和他的伙伴偷偷地摸進敵人的——個據點，守候在要路口，埋伏着等候着喝得爛醉了的敵偽軍從破鞋家裏走出來，他們像獵人等候着野獸一樣的在黑暗的牆角蹲伏着。

一個剛從姘頭家裏出來的偽軍班長，斜揹着槍，哼着淫蕩的小調，搖搖擺擺的走出來了。

蓋凡第一個猛撲上去，攔腰抱了他，「不准喊，要你的命！」簡短低沉的聲音命令着。同時另外一個隊員手裏的菜刀在偽軍班長的臉前閃了一下。

「你們是八路軍吧？要槍？來，連子彈都給你。」

x

x

x

到四月底他們已經有了十二支三八式步槍。

月黑夜，這二十來個健壯的小伙子，越過幾個村落，摸到緊靠汾河的興莊橋頭。

敵人近來把橫跨汾河的幾十座橋都拆去了，原因據說有兩個，一是防止汾河東的老百姓給八路軍運糧，一是阻礙從晉東南過來的八路軍人員。現在只留下興莊的一座橋，並且還派了一班偽軍守住橋頭。

衛兵室建築在西岸橋頭旁邊。橋上站着哨兵。橋的一端一盞昏黃的菜油燈，像死人棺材前面的長明燈一樣抖擻地閃爍着。蓋凡叫其餘的人都伏在地上，他自己和兩個隊員照直向橋上走來。偽軍們叫喊：『什麼人？』回答：『是老百姓』。

『黑夜不准通行，站住，不然就開槍！』偽軍喊着，搬弄機柄的聲音清脆地響了一下。

三個人躊躇了一下，仍然往前走，並且說：『我們是興莊上的，請讓我們過去！』

橋上喊着。『先過來一個！』

沒有猶豫的時間，蓋凡走過去了，兩個隊員注視着隊長的背影，一步步跨上橋頭，昏黃的燈光照射出一個黃色的大圈，圈裏閃動着一個偽軍不清晰的輪廓，兩個人影接近了，隊長高大的身軀出現在燈光裏，偽軍來不及看清來人的面孔就被隊長的刺刀刺倒了。

『衝進衛兵室！』蓋凡迅速地從橋頭上跑回來，召集他的隊員們。

有七八個偽軍像死豬一般睡在小屋子裏面。等到他們從夢中醒來，槍已經拿在幾個游擊隊員手裏了。

這一次他們又奪獲了十來支步槍，幾百發子彈和許多手榴彈。

這塊三角地帶肥沃的土地上，一塊一塊的鋪滿了黃金色的麥穗時，老百姓的心一天天焦急起來：敵人早已垂涎上了，連日敵人在各村裏強征了大車，毛驢和民伕，準備着搶糧。

土地是濕潤的，尤其是靠近汾河，掘地三尺就是水；因此，老百姓就無法把糧食埋藏在地上。唯一辦法是把糧食轉移：從接近敵人據點的地方，轉移到根據地或靠近咱們根據地的地方，這樣才不致被敵人搶去。

六月天，敵人出發了，包圍與挨家搜索着每一個村莊和住戶，把老百姓一年辛苦才打下來的的小麥，一袋一袋的裝上大車搶走了。

消息傳到了蓋凡，蓋凡號召隊員：「咱們一粒麥子也不讓他們搶走！」立刻他就召集全村的人商議，叫趕快把糧食轉移，蓋凡的游擊隊就作了掩護隊，敵人來的時候，糧食早已運走了。敵人回去的時候却中了游擊隊的伏擊，三個敵人被打死了，十幾個敵人受了傷，還打下幾匹馱驢。

敵人更注意他們了。從六月天到十月，爲了消滅這支心腹之患的游擊隊，敵人一連出發了四五十次，合擊、突襲、截擊：打算把這支隊伍從它的據點中間的空隙處驅逐出去。但終究是白費力氣。蓋凡和他的游擊隊是羣衆的武器，羣衆愛他們像愛自己的兒子一樣，他們密切的和羣衆保持聯系，不但沒有被消滅，而且一天天的壯大起來。

一九四四年三月

神槍手安全福

安全福同志，二十四歲，是打麻雀戰的著名射手，反「掃蕩」中，他帶着一個飛行射擊組，活動於易縣的松山、獨樂、管頭東西水一帶，前後共計殺傷敵人五六十名，被他親自殺傷的達二十多個。去年中秋節，塘湖由安的敵人進駐松山，夜間，安全福同志帶着兩個戰士摸到松山村邊，用手榴彈猛襲敵人，解救了被敵押送的民伕。幾天後，敵人佔據石家村，向東西水試探我軍主力，安全福同志便把小組分散在三個山頭上向敵人射擊，斃敵人七八個，使敵人一整天只能走十多里路。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正是敵人大舉「圍剿」狼牙山的前一天，他和白文舉兩人，提着手榴彈，攜着步槍，大白天走進敵臨時據點的管頭村去偵察敵情，並在村東高山上勇敢地襲擊集合出發的敵人，打死敵人十多個，解放民伕六、七十名，趕回耕牛二十條。敵人在一分區反復「清剿」，安全福同志帶着他一組人在敵人空隙裏鑽來鑽去，打了無數次的仗，不斷殺傷敵人。他說：「我們好打就打，不好打就走，永遠掌握着主動。」

他是共產黨員，和羣衆密切結合着。他教導地方游擊小組怎樣襲擾敵人，他從敵人手裏打下被奪去的糧食、牲口、衣物，全部交還給原來的主人。九、十月間，松山西北溝的幾百棵柿子成熟了，松山的敵人每天去搶運，羣衆非常着急，安全福同志立即帶着他的游擊小組爬上山樑，一槍一個射擊着爬

上柿樹的敵人。羣衆非常景仰安全福同志，敵人一出動，羣衆就喊：「敵人來，安全福快來打！」安全福爬上山坡，槍一響，跟着便是羣衆的喝彩。安全福一個小組，保衛了方圓幾十里以內的羣衆。

爆炸大王李勇

李勇，農民出身，是善於利用地雷殺傷敵人和毀滅交通工具的爆炸英雄。敵人曾宣佈要以犧牲一百個『皇軍』的代價『活捉』李勇，但是敵人如何『捉』得到他呢？相距一個小山頭，敵人進一節，李勇便退一節埋下雷，敵人追上就炸了，連追三個山頭，都被李勇的地雷炸了三次。去年九月底的一個早飯後，村東蔡家坡的坡嶺上敵人出發才露了頭，李勇提着槍追上蔡家坡，在坡上連打數槍，打死兩個敵人，其餘的敵人狼狽向西邊躲避，地雷忽然爆炸了，敵人驚慌失措倒下好幾個。第二天，王林口大隊的敵人順河下來，到廟南村下，前頭的大旗突然倒了，霹靂一聲，一列日兵倒的倒，跑的跑。不久，西村敵人在大路上挨炸了。敵人沿路旁走，不提防路旁的地雷又炸了。敵人到村中拿門板抬傷兵，門上的地雷又炸了。這一天，光聽見地雷的爆炸聲和敵人的哭叫聲。從此敵人不取走村的大路，逼得走荒地、稻田、水渠、河灘，但仍然逃不脫李勇『活動地雷』的追擊。截至去年十一月一日，李勇領導的游擊小組總共爆炸了三十七個地雷，炸死敵人九十人，炸傷四十七人，另外死或傷的八十人，總共斃傷敵人二百一十七人（內有隊長一人），炸壞汽車二輛，牲口三頭。

青年游擊小組長賈玉

賈玉是在抗日戰爭中長大的，今年才二十二歲，他十五歲當兒童團長，十八歲轉抗先當隊長，戰爭和新民主主義的生活，把他鍛鍊成一個堅強的英雄的戰士。去年春天敵人「掃蕩」四分區，進到郭蘇河岸——他的家鄉的時候，他首先報名參加了游擊小組，被選為組長，第一次和敵人交鋒，就表現了驚人的勇敢，取得了勝利；一次是從敵人那裏繳獲五頭牲口，活捉了一個追擊他們的漢奸，又一次是從敵人的馱子上奪回來一箱砲彈，得到了平時縣政府的傳令嘉獎和五十元的獎金。秋季反「掃蕩」中，賈玉和他的游擊小組更加頑強的和敵人進行了戰鬥。這次英雄大會上賈玉說：「有一次敵人一百多在俺村北面柏樹塚裏休息，他們真會給自己找塚地，剛走進去，轟隆一聲，六個「八狗牙露」就躺在地下死啦。因此敵人不敢走大路而抄小路走。」賈玉又說：「咱們的地雷也有腿，敵人大道走大道炸，小道走小道也炸，咱們的地雷活像跟在狗腿腕上了。」賈玉和他的游擊小組，不但經常襲擊敵人，而且還不斷打伏擊，他們把戰鬥和生產密切的結合在一起，他們曾在敵人臨時據點的附近，掩護老百姓三天三夜；收割了二百五十畝莊稼，種上了一百五十畝麥子。天氣冷了，老百姓急需棉衣，他們不顧一切危險，把崗哨放到敵人的身邊，掩護着區合作社取出保藏在離敵人臨時據點只一里路地方的棉花和布疋，他們也很關心附近的兄弟游擊小組，每次打死了敵人的牲口或奪獲了食品，總要分一

些給他們吃。戰鬥很緊張，但他們一點也不覺得疲倦，始終很愉快，每次打仗回來，總要開檢討會，傍晚在打禾場上作遊戲、唱歌，他們還舉行了六次娛樂晚會。敵人非常恨他們，組織了幾次合擊，但他們絲毫沒有受到損失，敵人氣得沒法，在牆上寫了幾個大字：「××莊游擊組再埋地雷，一定要把你們的房子燒光，人殺絕。」他們看了誰也沒有在意，就在原來地方改寫上幾行更大的字：「日本鬼子一天不滅亡，游擊組一天不散，地雷遍地都是，鬼子到那裏就死在那裏！」去年三個月的反「掃蕩」中，他們總計作戰百零一次，殺傷敵僞七十一名，繳獲毛驢二頭，牛二頭，騾子一頭，縫衣機一架，日軍旗一面（這面旗他們當時託人捎給爆炸英雄李勇作了禮物），並從敵人臨時據點裏奪得小米一千三百多斤，衣被多件，救回羣衆二十餘人。此次英雄大會，邊區黨政軍民領導機關，決定贈給他「專區二等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

艾崗山區的民兵

山東通訊

艾崗山區的民兵，從組織起來那天開始，便在保衛自己家鄉，保衛自己生命財產的口號下和敵人鬪爭着。幾年殘酷的鬪爭中，他們已鍛鍊成一支不可摧毀的力量，有堅強的戰鬥力和富有較高的政治質量，在北海是手屈一指的，在膠東也獲得了模範戰鬥區的光榮稱號。

一九四〇年，投降派高炳旺在這個地區裏盤踞着，敲榨勒索，戕害人民，使人民受盡了災難和浩劫。人民爲了保衛自己生命、財產，便挨門聯戶的組織起來，進行武裝自衛，拿起土槍土砲反對高逆對他們的敲榨和戕害。當時鬪爭極爲殘酷，老百姓晚上都睡在山洞裏，青年壯丁們晝夜武器不離身，準備戰鬥。靠近邊沿的幾個村莊，已被高逆糟塌到家家院子裏家禽絕跡雜草叢生的悽慘荒涼境地，農民們不得耕耘，田園荒蕪；但是羣衆鬪爭情緒却在一天一天的高漲，他們知道不鬪爭就得死，要在鬪爭中死求就生。鬪爭殘酷的村莊，他們因戰鬥而就誤了耕種，別的村莊則有組織前往幫助武裝搶耕搶收，自發的創造的武勞結合。羣衆從鬪爭中由防禦變爲進攻，對高逆進行圍困戰，一天天的逼近了高逆的堡壘。殺人不眨眼，摧殘人民的能手高炳旺，從戕害人民中真正體會到羣衆力量是偉大

的，最後終於被迫於一九四二年春逃跑了。

一九四三年夏，敵人對我根據地實行「蠶食」分割，又踏進了這塊土地，在該區羣家村建立據點，人民重整武裝投入戰鬥浪潮，從敵人按據點這天起至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敵人被迫逃走，該區民兵沒有一天不在和敵人頑強的鬪爭着。

敵人很清楚的認識到，這裏的人民是難以「統治」的，當來修據點時，敵人就自帶了許多工人和器材，由於器材不足，敵人便不得不在附近村莊拆民房，並在碉堡附近設窯場，民兵們便白天打擊敵人拆房部隊，夜間擾亂守敵。每當白天窯上點了火，晚上民兵便給他搗毀了，窯上的木材被燒掉，葦蓆被拿走。附近村莊找不到小工，到大辛店一帶要小工，半路上便讓這兒的民兵們截回了。靠據點太近的人民被迫去當小工時，常偷偷弄死鬼子的洋馬和狼狗。敵人想盡一切辦法修造據點，民兵們想盡一切辦法進行破壞，敵人化費了五個月的工夫，才把據點大體修成。

民兵們一天天的和敵人開展麻雀戰、地雷戰，他們更善於配合部隊作伏擊戰，部隊埋伏在一定的地方，民兵們誘敵於埋伏圈內，予以殲滅性的殺傷，曾兩次配合部隊伏擊殺傷敵人四、五十名。

敵人的碉堡修築在離村將近里遙的小山上，山上沒有水吃，民兵們天天封鎖和攪亂襲擊打水的敵人，敵人每天打水時至少要有一個小隊出來警衛，即便這樣，有時也得受到損失。晚上民兵們把井裏弄上糞、土、石頭等，敵人常常在打水前還得掏井，幾次在掏井時踏中了地雷。被我爆炸的感到行動極度困難的敵人，派偽軍們出來起雷，有一回一個小隊長出來起雷，不到五分鐘，一隻胳膊炸沒了，

旁邊看眼的一個偽軍被炸破肚子。

● 距據點五里地的村莊，敵人就達不到他「統治」的目的，每次出來都要遭受痛擊。過春節時，民兵們提出了堅決保衛全村平安過年的口號，他們冒着大雪夜裏站崗放哨，防備鬼子前來搶掠，全村人民都得以安全的過了年。元旦早晨民兵們都凍得像個冰人回到村子，人們都感激得流出眼淚。他們一面警戒，一面被村人請去會餐。爲了保衛家鄉，民兵們時刻在戰鬥着，村裏的老少們都能得到了安全，人們團結得像一個人。

民兵們雖然天天和敵人進行頑強的鬭爭，但他們絕不因爲戰鬥而妨礙——生產，他們的生產是採用雙體勞動，武勞結合的方式：有的白天集體休息準備戰鬥，發生情況時却行進入戰鬥；晚上集體勞動進行生產，有的白天集體勞動，各帶武器，放出崗哨。因此該區不但秋收沒有就誤，而且秋種麥地用鏟刨的佔全區百分之六十。

今年八月初，鞏家據點鬼子走了，換來了兩個偽治安軍中隊，民兵封鎖和戰鬥仍一刻不停。一次偽治安軍得悉民兵在下門家，敵即出動前往，意圖趁機消滅，結果被民兵誘至我地方武裝埋伏圈內，在我部隊、民兵三面夾擊中，倒被我消滅了半數以上，我李江同志領兩個民兵獲得了一挺捷克輕機和兩支步槍，這是該據點敵人最後的獻禮。經過這次戰鬥，僅兩天的工夫敵人就偷偷的跑了！

人民終於勝利了。清算了一下，從敵人建立據點到逃走止，共作戰二百四十一次（封鎖擾襲不在內），村團自己領導作戰一百二十六次，聯防大隊領導作戰一百零三次，區裏集結民兵領導作戰十二次。共斃傷敵偽八十二名，俘偽軍七名，到據點內促偽鄉長一名、捉敵探二名、狼狗四隻、洋馬四

匹，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兩支，子彈一百二十發，手榴彈十四枚，擲彈筒彈五枚，地雷十五個，刺刀三把，配合部隊殺傷敵偽軍一百六十餘名。

大澤山區的地雷戰

——膠東模範爆炸戰之一——

「十·五」戰鬪在大澤山區甚至在膠東，可說是一次出色的爆炸戰。敵僞一千五百餘的兵力，而我們只一個連配合民兵以二十四響石雷及十二響地雷，僅在四方里以內的地方寫下了傷亡鬼子及偽營長以下七十餘名的光輝爆炸史記錄，我們呢？僅僅傷民兵一人。

去年十月四日晚，四處敵僞由掖城集結出動。

我機關部隊作了準備，各村的民兵也照例的緊張起來了，曾受膠東獎勵的青年模範爆炸手公六，也領着他的模範小隊出發了，在黑夜裏，凡敵人可能走的地方都埋上地雷。他心裏想：「上次（八月十二日，敵僞千餘連續的三次進攻）沒大準備，響雷十六個，傷敵僞二十八名，哼！這回……這個網叫敵人來碰碰吧！」

忽然，「轟！」聲，一不小心絃抽出來了，雖然打的很輕，可是公六已躺在地上不能走了。組員們蜂擁的爭着來抬他，他說：「這兒留下一組人，引誘敵人才好。」

剛把公六抬到村裏，天已亮了，北面響了一槍，敵人五六百自齊家向南攻來了，看勢很兇，決心也很大。這時公六的母親便抱着兒子大哭起來，公六似乎忘了疼，愉快的說：「媽！不要哭！有地雷

怕甚麼！看吧！」正當西海武委會王副主任把擔架拉到肩上的時節，空中掠來了一陣土槍聲。

原來，僥倖的敵人安全的越過了第一道雷網。尖兵到了北台，又繼續的越過了第二道……把光石山的麻雀組急的直拍脛巴，在無計奈中，周維新想起了公六掛彩時告訴他『引』的任務。『一！二！』『通……』一排土槍，敵人很狡猾的一退，一個騎兵的馬不偏不倚的絆上了，一傢伙就掠倒四個真鬼子和一匹馬。武士道的英雄氣支使一羣鬼子毫不顧及的撲向光石山，正好，踏上了雷羣，三個雷一個響，眼看着八個鬼子隨着濃煙騰了空。山上的麻雀組樂的拍着巴掌笑：『好哇！好哇……』四外的麻雀組不規律的響着槍，四面楚歌的敵人終於停住了。

抬到山洞裏的公六，聽到地雷的吼叫時，幾次想爬起來去看看，他興奮的很。

由大曠南河向東南迂迴的一路偽治安軍，也驚惶的在高家的西北河停滯了，像等甚麼似的不動。

七十多騎兵和穿梭樣，只是在原地盤旋不敢前進。偽三營長逞雄的撥馬向前，沒出五十步，『咕突』一股青煙，轟的一聲，馬和人翻出老遠。精細的偽軍想躲開危險，便略略往東北拉開，那知雷網就在這裏，轟隆轟隆的響了十幾個。這時西海軍分區政治部姜副主任領的六連三排也在釣魚台上開了火。各山頭的英雄們按着肚子笑。

無奈，敵人只得改變計劃，實行了三路合一的千餘人的中央突破。

總算『皇軍』賺得了面子，費了五個鐘頭——平均一點鐘走一里地，到了大澤山腰。但突然，在帽石後又遭到公安局麻雀組的打擊，又送上了兩條狗命才達到山頂。出乎『皇軍』意料之外的，只聽

見四外槍響，却不見一個人影。「皇軍」的威風只好朝着山廟裏的大肚子彌勒佛使勁，一把火把山寺焚光。密集的槍彈把空氣梳了一頓，才算出了氣。

下午一時敵人開始退却，前前後後的麻雀組乒乓的奏着「皇軍」的「凱旋曲」，直到離大澤山十里外的×村河邊響了一個地雷，打死一個鬼子一匹馬，這才結束了這場戰鬥。

到了據點，許多的偽軍捏了一把冷汗，摸摸自己的脖子說：「不長鐵腦袋再別想到大澤山去」。